

正

逸

花

开

文河·著

清
晴
可
喜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晴可喜 / 文河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218-11976-2

I. ①清… II. ①文…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2371 号

Qingqing Kexi

清晴可喜

文河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 马妮璐

装帧设计: 白砚川 (@白砚川)

责任技编: 周 杰 易志华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76 千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目录

辑一 雪隐鹭鸶

33	30	27	24	21	18	15	13	10	8	5	2	
藕	葡萄	鸳鸯	菱	菖蒲	青果	紫藤	空翠	空山	风	笋	踏过樱花第几桥	
66	64	62	60	57	54	51	49	46	43	41	39	36
雪隐鹭鸶	芭蕉	镜子	塔	钟鼓	枯桑	秋灯	秋竹	霞色	晚苹果	葫芦	扇	木槿

辑二 好书过眼

102	99	97	94	91	88	85	82	79	76	73	70	
燕子不归春事晚	坛子轶事	畸谱	小红低唱	时女步春	王安石写诗	斜阳	李煜	读白居易	杜甫的小船	庾信文章	读《晋书·嵇康传》	
144	141	138	135	132	128	124	121	118	115	112	109	105
乱红	清瘦	冷门书	轻雷	坚果	好书过眼	读阿城	顾城	吴敬梓	寂寞之书	读《桃花扇》	花名几种	金圣叹

辑三 山色在掌

179	176	173	171	169	166	163	160	157	154	151	148
旅行	雨声	风声	旧响	器喻	风多杂鼓声	春水	也不妨进来一坐	卖花声	不知迷路为花开	旧时天气	清晴可喜

216	213	211	208	205	202	200	197	194	191	187	184	182
小札	日记	理解	留白	哀愁记	秋凉记	牵牛记	夏日随记	春日又记	春日散记	山色在掌	隐者	散步者



雪隱鸞鴛

輯

一

踏过樱花第几桥

樱花开得早，此时天气尚有余寒，海棠欲破，早梅已残，只有柳条冒出新芽，大自然的花事刚刚拉开序幕，还没达到桃红梨白、群芳争艳的高潮。樱花没有其他太多花木的映衬和烘托，需要靠数量才能形成自己的声势，一株株分散地看去，倒显得单薄。

有很多人拿着手机在樱花树下拍照、发微信。一个年轻女人也在给她的女伴拍照，她拍照时，头微微上仰，长发倾垂下来，眉目澄澄如画，体态非常修美。她的存在给人一种很舒展的感觉，从容自然，仿佛她的整个人生都没有什么逼仄局促的时候。

男女之间总会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微妙，眼光流盼，刹那不经意的微微一接，似乎发生了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发生，只是一种无法去分析的感情，一种花朵开放般的恍惚。天空蓝蓝的，草

色遥看近却无，但最可爱的却正是这种未成形的潇潇草草的春意。有人问禅师，莲花未出水时如何？答，莲花。说是莲花，其实似是而非。但又可以说是莲花，因为虽未出水，但它却包含着一切，连莲叶也包含在内，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整体世界。它出水时，只能是一个一目了然、不容置疑的绝对存在，一种不容更改的铁一般的事实。

与樱花有关的好诗似乎不多，我最喜欢的还是苏曼殊的那首《本事诗》（之一）：“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苏曼殊始终是一个哀感顽艳的人，做了和尚，也仍然是一个哀感顽艳的和尚。他的诗不是很多，有一些写得着实香艳。诗写得香、艳，而又不流于狎邪，其实是极难的。苏曼殊的诗里，有清艳、明艳、香艳、幽艳、哀艳之情，于缠绵悱恻中又夹杂着感世伤生。徐凝说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苏东坡说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这个苏曼殊却不太好分，他有一点李商隐，有一点韩偓，有一点晏小山和纳兰性德，还有一点黄景仁，甚至也许还有一点元稹，简直就像贾宝玉梦游幻境时喝的那种佳酿——“万艳同杯”。他身世奇特，母亲为日本女子，经历也奇特，亦释亦俗。他诗、书、画、小说皆精，才华横溢而又敏感单纯，生活在新旧时代的交替时期，说旧不旧，说新不新，这个时代是一种奇异而矛盾的存在。他三十四岁就死了，如果再多写个十年八年，就古诗这一体裁来说，其总体成就应该堪比郁达夫。

他在《燕子龕随笔》中写过一個极其纯美的情节，讲自己

十四岁时，曾和母亲村居，一个邻家女孩在红笺上写小诗，然后用红丝线系在蜻蜓背上，让蜻蜓徐徐飞入他的窗子。我出生在农村，从小下河摸鱼、上树掏鸟、捉蜻蜓、粘知了，对这等事极其熟悉，知道没有哪种蜻蜓具有如此神力，能够肩负得起这么浪漫的传情达意的使命。阮大铖戏剧中的飞燕衔诗笺就已经够传奇的了。但这个情节是如此之美，我相信到最后怕是连他自己也可以被骗住的。他能把一个女孩的情窦初开写得这样美，空灵妙曼，真是才子之笔，故事的真实性倒是无所谓了。苏曼殊一生多情，难免处处留情，蜻蜓点水，星星点点，自言以情求道，其实并没情极成佛。多情者其实最易寡情，但当他们绝情之后，那副痛苦认真、心不由己的无辜样子，令那些可怜而又善良的女人们，也就轻易原谅或忘记他们的寡情了。

笋

竹叶青青，竹影沉沉。竹笋呢，则在土里憋着，蹿出来的，出人头地，变成竹子；蹿不出来的，贴地而生，屈身盘曲，则成了竹鞭。古时竹鞭可做刑具，噼啪一声，犯人皮开肉绽，施者快，受者恨。世界是不对等的，爱恨交织。

居处有竹，当然好。竹有静气，能压得住浮躁。魏晋的竹林七贤，其形象已被风格化、雅化——某种有意无意的自我描绘或艺术行为。

怀素《苦笋帖》曰：“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率真之性可掬。撇开书法艺术不谈，其精神气韵仍属晋人。和陶渊明“我醉欲眠，卿可去”一样，洒脱不羁。

春天，有朋友送我两个壮硕的山竹笋，说是从婺源带回的，

剥去厚厚的箨衣，气味幽冷。炒肉片，清、涩，吃过却坏了肚子。看来俗肠无福受用此等雅物。

竹梢向天上跑，竹根在地下走。人也是不安分的。吃着碗里，想着锅里。身在曹营，心思汉。在一个时代生活，又想着另一个时代。我最近读古乐府，就想到汉魏。似乎那时的夜晚特别多，也特别长，星汉灿灿，思虑满怀，耿耿不寐的人起坐难安、绕户徘徊。那时的岁月特别有质感，像斑斑驳驳的铜器。那时总给人一种感觉，多秋冬，多苍茫的下午，多风，多尘埃；多思妇和多游子；多松柏和白杨；多慷慨和多感慨。厚重的汉魏乐府，喜欢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像阡陌纵横，而不是曲径蜿蜒，和故作闲适旷达的元曲，自是不同。

那时的心灵空间，佛教气息尚未升起、弥漫，看似粗朴，其实是很单纯干净的，富于勃发的生机。我前天随意翻了翻顾城的小说《英儿》，无意间看到这样的句子，“我的心会那么干净，好像粗糙的笋壳，包含着春天的岁月”。突然发现，这个比喻用以形容那时诗人们的心灵，倒很恰当。

杜甫诗，“笋根雉子无人见，沙上鳧雏傍母眠”。雉子，野鸡娃儿。也有的写作稚子，或释为笋名，或释为鼠名，或意指杜甫之幼子。忘了哪则诗话了，引经据典，牵强附会，专就此字做了一番考证。古代诗话，对应于当代的写作，意义不大。我读诗话，更多是当小品来读，一则一则，像三杆两杆之竹，摇曳生姿。只要别太较真，有很多倒是很有意思的。很多事情，真没必要较真，没意思。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一笑了之。世事往往三人成虎，

初始虎虎生风，结果却虎头蛇尾。

还是杜甫（一座绕不开的大山）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年轻时，慷慨使气，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爱憎分明，自是痛快。如今，却时时提醒自己，天生万物，美丑兼容，分别不作分别想。

是圆滑了吗？但愿是圆融。

风

杨柳风。楝花风。落叶风。鲤鱼风。

“楼前流水江陵道，鲤鱼风起芙蓉老。”李贺的《江楼曲》中的鲤鱼风当指九月吹的风，秋风，因为芙蓉老了，很凉，但还不太冷。而明人孙蕡《湖州乐》中的句子“鲤鱼风起燕飞斜，菱歌声入鸳鸯渚”里的风，又明显是春夏之交的风了。天很暖和了，菱角开花在四五月间，菱歌清扬。鲤鱼风不能确指，但字面很美。

蕙风、荷风，也很好。我对带草字头的字儿本来就多有好感。据说，毛泽东曾开蒋介石的玩笑，说“蒋”这个姓就不好嘛，是个草头将军，他这个“毛”，是反手，所以，毛赢蒋，易如反掌喽。此为小道消息，无可对证。其实“蒋”这个字也很好，仿佛风吹过去，会散发出草木的气息。

石尤风，也好。

屏风。屏风虽不是风，但和风连在一起，就很美好。还是李贺的《江楼曲》，“小玉开屏见山色”，一个娇小的女孩儿（小玉）拉开屏风，看见一大片青翠的山色。不是见山，而是见山的色。可见措词之妙。李贺之于女性，多幻想。他见的不是山色，而是女色。写到这里，我蓦地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中的那个病态人物伊波利特。李贺之于他的世界，犹如伊波利特之于美女阿格拉娅。这个没法详写，也没法百度，要想意会，只好去读《白痴》。

四月的黄昏，芽嫩叶新，风缓缓地吹着。在风里行走，总有一种感觉，仿佛再往前走一会儿，就一小会儿，就能遇到什么美好的东西，仿佛尘世可以遇仙——其实又是没有的事。命运虽然慷慨，却总慷慨得不是时候，比如在你最不懂得珍惜的时候，给你青春；在你学会懂得珍惜的时候，又让你失去了青春。这种慷慨，近乎残酷，也很幽默，当然，是黑色幽默。

但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的缘，走着走着就尽了；有的线，走着走着就断了。细细小小地交错往来，回环往复，织成了一幅人生的锦缎，挂在那儿，被回忆的风吹得飘呀飘，飘呀飘，昏花的老眼看过去，一时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只是无端端会生出些许感慨。

千山万水，人世很长。一代一代，风吹过来，吹过去，草绿了又绿，花开了又开，风景好像又都是新的了。琵琶起舞换新声。世界就是想老，也老不了的。呵！这老不死的世界。

空山

王维的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有自然的清空之美而不离凡尘。空山是静，但不是寂。空山有语，灵山无言。空山，是一种意境；灵山，是一种意象。空山是色，青色一痕；灵山是光，灵光一抹。

还是王维的诗，“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这里的静是静谧，是安静，而非寂静。静谧是生机勃勃的。安静是一种心灵状态。这种静，是一种盛唐气质。只有自信和强大的人，才能够有真正的定力安静下来。只有一个富有活力的帝国，才能产生这种如此富有质感和深度的安静，才能产生出这种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心灵感受。法国诗人雅姆和美国诗人弗罗斯特，他们诗中的安静，是个人主义和现代主义的。

空灵，空则灵。灵，才能清澈，才能涵容万物，才能对自我和世界有更多的认知，生命中才有更多的创造性。实，容易麻木，也容易堵塞。孟子曰，“充实之谓美”。但必须是空灵的心灵，才能感受到充实。狭隘和麻木的心灵是感受不到充实的。

空虚，原是一个好词。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空的、虚的。所以，意境才是大的。张若虚，这个名字就是虚的。《春江花月夜》里面没有山，但它空阔得似乎可以装下几座大山。但山在里面也显得小了，青山虚虚数点。闻一多说此诗有“更迥绝的宇宙意识”。曹孟德的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只是大，还是写实的。汉魏之诗，还没有这种“空”和“虚”的感觉。汉魏之人写诗，还只是看山是山；唐人写诗，可以看山不是山；到了宋人，又是看山是山。当然，宋人的“实”，已有了另一种意味。

韦应物的诗，《寄全椒山中道士》：“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还是有人，但人已经不容易见到了，且人已明明白白为方外之人。从王维到韦应物，仿佛从春天到了秋天。静谧一变而为幽静，更内倾了。此中大有意味。仿佛拈花一笑的人表情变了，心随境转，变成了落花人独立。

还是韦应物的诗，“山空松子落，幽人应未眠”。空山有幽寂之意。韦应物离尘嚣更远了。《西厢记》里说：“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泠泠？”幽僻处，可以通向热闹，也可以通向清寂；可以入世，也可以出世；可以通儒，也可以通佛道。中国文人的内心世界，是一个小径交叉的花园。

“致虚极，守静笃。”但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一个有心灵和精神需求的人，一定会开门见山。这山却不是空山，而是一种更粗糙匮乏的现实。在这种现实中，是会有走投无路之感的。如果要坚持做一个正直的自己，该怎么办呢？那么用木心援引尼采的话说，就是“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我个人觉得，陶渊明做得最为成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与他所相处之物，保持了一个适当的距离，并且举重若轻地把这座山提升到一个审美的境界。当然，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在现实生活中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